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卷三

前日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實緣對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並非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自手疏密封進來又苗粲卽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故不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咸知已尙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惟當輸罄忠節匡補聖猷罔然貞心持以上報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無私以勞

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其或有過如日月之蝕焉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臣所奏惟有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尙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義何由通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溫恭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

官伏以罰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都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忤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啟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虧爲害滋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詞皆近於情理意實包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辨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衆等法應坐累則當公

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
非罪則合隨才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
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行罰則無名徒使粲等
受鋼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敝滯未見其宜夫
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
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幸也情可責
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也惟情見跡具詞服
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士無謬聽晉卿
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爲三朝所推當
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露不

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狂險猶應不爲矧伊老臣寧
忍及此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絜兄弟搆成飛語務欲
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
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
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辯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
不相遠哉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羣臣庶免於戾
豈惟苗氏一族存沒幸賴而已乎又聖旨察臣孤貞猶
謂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
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
日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况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

家本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愼勉修廉隅者蓋由
負戴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
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更啟賄門是忘憂國
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
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謹太過斯謂聖
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
覬苟或違道且猶知慙况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
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
事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觖望
彌甚爲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垂制監臨受

賄盜只有刑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如士吏之微尙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置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長案察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目大盜猾夏耗斲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東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

供十倍之賦。日月引頸望覩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薦屬多故。有加無瘳。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甿。重遭過分之擾。若使天下納賄。惟有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惟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宏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辨。以貨賄之多。

少爲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
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剝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獲
稱才智此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
則下事侵蝨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
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
廉恥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
亂利於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
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
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
自窒於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

壑成災毫末旣差邱山聚釁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洎大憝殲夷皇運興

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
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
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
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實用
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
上行私之甚者乎禮記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
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始於朝
廷行於郡國廉節之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
郡國斯又朝廷益尊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浸壞
德化陵夷然後滅公義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

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理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況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爲虞意懇詞繁伏用慙悚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遠國商販惟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
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遠棄
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曾無內訟之
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櫝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
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旣徇欲如此宜其殊
俗不歸況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貧風於天下延賄
道於朝廷黷汚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且
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
需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

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
風望押不出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伏以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爲
掌邦賦敷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蕘
百司有無懋遷豐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
財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吝則生患寬
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而好動躁
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僞無恥豈獨有識深鄙兼爲流
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更居要重必數大猷是將
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
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俯察愚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

取其尤者庶諧僉屬不察朝經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
駭物聽臣知不可乞更參詳去邪勿疑天下幸甚